

如愿成为交换生

* 肖毅

历时半年的申请和等待，欧盟的亚洲奖学金交换项目终于尘埃落定，最终芬兰的图尔库大学给我递来了橄榄枝，8月底我就要踏上欧洲的土地，开启一段新的学习和感悟的旅程。此间的心路历程颇为复杂，这里可窥一二。

欧盟的亚洲奖学金交换项目面对的是亚洲广大的第三世界同胞，但平均下来每个国家的名额也就一两个，虽然说只是试试，但我还是认真准备了每一项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怕麻烦，不要被各种表格文书吓到，要频繁和各交换学校和奖学金组织方“撒娇卖萌”发邮件。

校内申请过程，按照学校给的一般流程一步步做下去即可。主要是两件事：生成交流申请表，找导师和系主任签字，交学校外事办；去研究生培养办核实在交换学校所选的学分并找相关人员签字。

做完这些，和对方交流学校的秘书斗智斗勇才是真正的重头戏。现在看看自己的邮箱，满满的都是和各交流学校秘书的来往邮

件。首先，你要通过他们了解交流学生在他们学校一般选课的学分要达到多少，还要了解是否要提交申请网站上没有提到的资料。一来二去的，对方会从热情到不耐烦再到无所谓烦不烦的状态，这可以从对方回复的时间和回复内容的字数看出来，这期间会经历圣诞和春节，时不时的发点电子卡片给对方，基本上人家就记住你了。发邮件其实不比现实中的相处容易，如果拿捏得当，“死皮赖脸”这样的贬义词也能上升为锲而不舍的高贵品质。

接下来最重要的是要拿出点干货。首先要把对方要求的最高学历学位证明、英文成绩单、学习计划、国际英语成绩证明（雅思或托福）、个人英文简历扫描好上传到申请页面。随后，就要展开向导师以及大牛们要推荐信的人品大战了，国内的推荐信我自己先写好然后请导师或者大牛

签字。国外的推荐信，由于我之前多次接待过国外来校参会或者宣讲的教授，其中一位恰巧是交换学校的教授，于是这位教授自然就逃不过我的死缠烂打，幸运的是她收到我的请求信就给我写了一封很漂亮的推荐信。据我后来和欧盟奖学金方秘书的交流，正是这封推荐信为我申请成功增加了更大的砝码。因此，多接触多交流多建立人脉是很关键的要素。接下来，一封好的申请动机说明信也需要多多打磨，自己写好后请英文好的朋友或者外国人改一改会增色不少。最后，学术成果论文最好是英文，发表或者没发表的都可以，这个主要是看你的学习和做研究的能力，作为附件上传会让人能感受到你在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努力。

该走的流程，该交的文书都完成后，剩下的就是等结果。全部提交后，我收到了一个关于什

么时候能收到结果的通知，说是三月底。后来三月底又来了封邮件说推迟到四月中，到了四月中又来邮件说要到五月份。于是等待的耐性基本上就被磨得差不多了，以至于五月底录取通知发来的时候一点喜悦感都没有了，因为接下来面临的申请宿舍，申请居留许可又要烦一阵子了。不过还好，我终于混了张机票去欧洲，赫尔辛基、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巴黎、布拉格、巴塞罗那……那将不再只是地图上的名字。

总结一下交换生该做到的几点：首先不要被繁琐吓到，你完成了自己该做的东西的时候就已经把很多半路放弃的人甩在一边了。另外一定要多接触外界，多和各式各样的大牛接触，多承担一些责任会对自己性格的塑造有很大裨益。最后，潜心参加科研项目，坚定自己喜欢的方向并做出自己的成果，即使是很小的成就也会开花结果。最后要学会在沟通中掌握技巧和耐心，拿捏重中、尊重对方是相处之道。

沈从文眼中的荷花黄永玉眼中的杏花

* 夏爱华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文革”期间，陷入了非人的境地。不仅遭到无数次的批斗，每天还要负责打扫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随后，古稀之年的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接受劳动改造，境遇更加凄惨。因此，曾有人断言，在那难熬的日子里，沈从文一定会精神崩溃，可能会选择自杀，以求一了百了。但实际上，沈从文对此却毫不在意。身处逆境时的泰然自若，令人肃然起敬。

他在给他的表侄、画家黄永玉写信时说：这儿的荷花真好，你若来看，一定会很喜欢的。这普普通通的一句“荷花真好”，竟使那段苦难的日子飘荡着荷花的芬芳。心常临美境，栽种一株快乐的花朵于心田，那么无论面临怎样的境地，人生遭逢怎样的磨难，快乐之花都会盛开在心灵的原野上，让灵魂的舞姿如花之绰约，美丽而隽永。很难想象，一个人在此困境，几乎失尽所有的境地是如何说出这样乐观的话来的。答案也许只有一个——坦然。是坦然之心，让沈从文在面对人生得失时宠辱皆忘。是坦然之心，让沈从文在遭遇挫折时一直保持积极乐观的良好心态。

倘若沈从文没有一颗坦然之心，在被下放到咸宁时已万念俱灰。我们也许就看不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一大气之作，文学的天空就会因此而失去一颗璀璨的明星。

无独有偶。深受表叔影响的黄永玉，在喧嚣红尘间潜心作画，心灵充实而静谧。阳春三月，杏花开了。黄永玉对沈从文说：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儿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的叫声，哪儿都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地来看杏花，听杜鹃叫。黄永玉问表叔，这样是不是有点儿小题大做？沈从文微笑着回答：懂了就值了。

沈从文的话，使黄永玉很受启发。他明白了，心灵的默契，对美的欣赏，与知已一起共度的时光，是人生最快乐的享受。对于不懂的人，又何必相邀？那懂得你的心灵深处的人，一定会欣然赴约。

那一天，阳光正好，心情惬意。叔侄二人相对一笑，一同走进杏花深处，聆听杜鹃声声，无比快乐。

沈从文与黄永玉，一位是著名作家，历史研究学家，堪称博学多才。一位是著名画家，除了绘画，还精于篆刻，刀法潇洒出尘，令人叹为观止。两位大师，心灵纯净。精神世界温馨无比，生命里花香满径。



收藏物理旧书的惊喜

* 范洪义

我从小喜欢看书，读初中时的上学路拐一个小弯就有一个旧书店，放学后我经常进去站着看我能懂的书，有时一站就是一小时，店员知道我没钱买书却从不赶我走，而我却因囊中羞涩每次推门进入此店不免惴惴。

等到我上了科大选择了物理专业，就收藏经典物理著作，文革前逢暑期放假回上海，几乎隔三差五地往福州路的旧书店跑，购一些廉价的数学—物理书。文革后，尽管旧书店少多了，但我逛旧书店的习惯未改，有一次，在合肥工大附近的一个旧书店中，从墙角灰尘积淀的一堆破旧书中我翻到一本英文书，书名是 Theory of Light，作者居然是量子论的创始者 Planck，书是 1932 年出版的 (Oxford, Clarendon Press)，这一翻使我惊喜，合肥这个地方，以前居然有人带来了 Planck 于 1932 年写的书，也不知那位仁兄是不是个物理学家。因为我事先知道这位书店老板对于珍稀书会漫天要价，所以怀着忐忑的心情问老板这本书什么价，谁知他开价只要 10 元，哦，他不晓得 Planck 是什么人物，我二话没说就付了钱，请回了这位量子力学祖师爷的老版本书。回家后，一口气翻完，好像是听他做学术报告似的，深深为其理论的言简意赅所折服。那天晚上，我做梦见了 Planck，他说我的书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梦醒后我想起曾经在 Planck 出殡时为其扛灵柩的德默尔特，Planck 的在天之灵让德默尔特在 1989 年得了诺贝尔奖。那么，Planck 1932 年版的著作到我家落户是否会给我在科研上带来好运呢！

我的另一次购书的惊喜是发生在当研究生期间。在研究相干态理论时，探讨玻色子产生算符是否存在本征态？以往文献中的讨论漏了一个 delta 函数解，可是宗量为复数的 delta 函数如何定义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论文遇到拦路虎，一筹莫展。可天公作美，一天无线电系资料室处理旧书，我恰好路过，看到一本 Heitler 的书《辐射的量子论》(1954 年版被翻译成了俄文)，由于我在高中读的是俄文，这本书能看懂个 4-5 成，居然读到用围路积分形式表达的 delta 函数，这正好能解决我的困难，惊喜之余，赶紧掏了两毛五分买下了它，这本书帮助我完成了一篇论文，它纠正了以往文献中关于玻色子产生算符的存在本征态恒为零的错误，后为外国同行所认可与多次引用。我与这本书的这次“艳遇”正是及时，可事先并未想到，莫非冥冥中天助我。Heitler (与 London) 又是第一个成功地用量子力学处理氢分子的理论物理学家，所以被认为是量子化学的创始人，我对他的书十分推崇。

我的收藏经历说明，旧书不旧，它们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会助你一臂之力。时不时地翻阅它们，还能帮助我整理思想。

清代著名学者王士祯有喜欢收藏旧书的癖好，他在其著作《夫玉亭杂录》书中写道：

昔在京师，士人有数谒予而不获一见者，以告昆山徐尚书健，徐笑谓之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市书摊候之，必相见矣。”如其言，果然。读此段落，我真想也去某个文庙廊内摆个书摊，也许会多结识几位文人骚客呢。另一位清代文人袁枚也喜欢收藏旧书，他有诗云：“重理残书喜不支，一言拟告世人知。莫嫌海角天涯远，但肯摇鞭有到时”。他还写道：“草草亭台布置余，今年真个爱吾庐。牙签都放西廊下，自有斜阳来曝书。”我向他学习，对于收藏的物理旧书十分爱惜，刚买来的旧书都用橡皮擦干净。

现在我老了，该把那些物理旧书送给谁呢？